



武公湖畔话淇园

晨报记者 陈志付 文/图

核心导读

史书记载：“卫有淇园，出竹，在淇水之上。诗云：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是也。”史书又说：“淇园，卫之苑也。”

淇县是周朝时卫国前期的国都之地。卫武公时期，卫国国力强盛，“卫之苑”说的便是卫武公着力打造的淇园。淇园在中国历史上负有盛名，因其建园年代早、规模大，被誉为“华夏第一园林”。

时过境迁，盛极一时的淇园已名存实亡。日前，记者随淇县文史专家岳武佐先生踏上淇园旧址，来到武公湖畔探访“华夏第一园林”。

“有匪君子”赞誉美

卫国在淇县立都时间长达400年，在这段历史中，卫国出了个贤明之君卫武公，堪称我国古代君王中的楷模。随行的岳武佐先生介绍，卫武公姓姬名和，是卫国开国之君卫康叔的第九代孙，他即位后做了55年的国君，在位期间上佐周王朝平定犬戎之患，下修卫康叔仁德之政，在他的治理之下卫国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，因而深受庶民拥戴。

岳武佐说，卫武公之所以被后人广泛称道，是因为的言行举止处处表现出了君子风范，他在位55年，能够百采众谏，勇于自责，经常与下臣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一国之君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因而卫武公执政时期的卫国百姓和谐、百业兴旺。后人感念武公的恩德，称他是“有匪君子”，并在淇园内的中竹林建起武公祠，以志不忘。

“有匪君子”出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的《淇奥(yù)》，其中的“匪”通“斐”，“有匪君子”是指卫武公德才兼备，品格高尚。

《淇奥》诗云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！瞻彼淇奥，绿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莹，会弁如星。瑟兮僖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！瞻彼淇奥，绿竹如簧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。宽兮绰兮，猗重较兮。善兮谑兮，不为虐兮！”

“淇奥”是指淇河的拐弯处。《淇奥》一诗充满对卫武公的赞誉之情。岳武佐说，淇河进入淇县后拐了个近似“U”字的大弯儿，当年“绿竹猗猗”的淇园正好处在淇河湾内。《淇

奥》一诗让人首先看到的是“有匪君子”卫武公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形象，他像切过的象牙又经过了磋，像琢过的玉石又经过了磨，是个“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”的完美君子。

卫武公完美君子形象又恰到好处地融进了淇园“绿竹猗猗”、“绿竹青青”、“绿竹如簧”的优美画面之中。武公之完美高大，翠竹之挺拔修长，在诗情画意中传达出人如竹、竹如人的意境。难怪后人将“淇奥”、“淇园”当成了卫武公的艺术化身。

德就山磨万古明

除了《诗经》中流传下来的对淇园之竹和卫武公赞美的诗篇外，在淇县还有大量的碑刻和摩崖也对淇园和卫武公之德极尽赞美之词。

古人不像我们今天轻轻松松敲敲键盘就可以将信息保存起来，他们最善于把石头作为传播的载体，于是文字便与石头一起流传后世。卫武公死后，人们为他歌功颂德自然离不开碑刻和摩崖。

淇县黄河乡鱼泉村耿家湾的半山腰原先有座武公祠，1959年当地大搞水利建设时在耿家湾修建水库，武公祠及其遗址遂淹没在水库之中。水库当初起名为夺丰，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然而淇县人并未因水库淹没了武公祠而忘却卫武公，他们一直以来的把夺丰水库称作武公湖。武公湖的水面长约3000米，宽近200米，记者来到耿家湾，随行的岳武佐先生指着碧波荡漾的湖面说，前面的那片水面就是武公湖的遗址。和武公祠一起被淹没的还有祠前的一座观景亭，即有斐亭。有斐亭的旁边当年立有石碑，上刻“淇园”二字。

武公祠始建年代失考，鱼泉村的老年人还记得从前的武公祠碑刻如林、摩崖众多，内容都是赞美卫武公和淇园的。当年武公湖修好后紧接着又于1962年在湖边修公路，两次工程施工中将这里的碑刻和摩崖毁坏殆尽。当时有人来到山上不分昼夜地制作拓片，也算为保护历史文化立了功。

明末御史孙征兰曾在摩崖题记中赞扬卫武公：“圣从川渭千秋睿，德就山磨万古明。”

在孙征兰看来，武公之德像日月一样光耀千秋万代、普照山川大地。

武公湖拦河而建，这条河在古时称美沟，相传当初因淇园之美而得名，思德河是其后来的名字。思德河边有个村庄原名槐荫村，后来改名为思德村。

武公祠、有斐亭、思德河、思德村及后来的武公湖，皆因后人追思“有匪君子”卫武公的高尚品德而起的名字。

武公祠和有斐亭均已不见踪影，幸有碑文保存下来让我们对其历史有所了解。

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淇县知县刘金在《重修睿圣武公祠记》中写道：“太行左城，距淇三十里许，有睿圣武公祠，以白云为篱，以青山为屏，以风光云月为侣。祠何以建于此耶？盖以此地多竹，可以医俗，与公相符。公尝适于此也，故其恣也。国人立祠，而春秋祭祀，固寄思也。”

清顺治年间礼部尚书杜臻的《卫武公祠碑记》中说：“古之传不朽者，立德为上，立功次之，立言又次之。吾读《诗》、《抑》，而后知武公之德深也。淇为卫郡，卫故殷墟。自康叔始封，承武王之三诰，用能和集其民。武公为康叔九世孙。盖卫本侯爵，其称公乃自武公始也……今公祠建于淇县西北，山行六七里，峰回路转，若天设地藏之祠。令人抚绿竹览流泉者，益信武公之德。”

清康熙年间淇县知县赵之屏在《重修武公祠记》中写道：“武公祠建有年矣，去城西北三十里以祠名焉。前之人慕武公之德而爱山水之灵，故祠。”

在《有斐亭记》中，赵之屏说：“淇迤西皆太行也，其西北芙蓉林，则群峰拱翠，中锐然而云蒸者，灵山也。由是景行山之崔巍，无非盛德之高也。掩淇水之涟漪，无非至善之流也。若夫家崇礼教，人重纲常，其熏陶于切磋琢磨之化者，自古迄今，正自无穷也。有斐之意，取诸《卫风》以之名亭，美君子而志也。”

在此恕不一一道出碑文，总之，我们能理解“德就山磨万古明”之深意。

淇园“八景”竹为最

由卫武公打造的淇园素有“华夏第一园林”之称。早在卫武公的老祖先周文王时期中国就有了“灵囿”，不过囿只能算作园林的雏形，尚不能称为园。卫武公的淇园则具备了园林的基本功能，其依赖自然山水与树木、花草、绿竹构成和谐的统一体。

岳武佐说，淇园的范围从卫都朝歌城西北直至太行山，即今天淇县高村镇的西北部、庙口乡和黄洞乡一带的广大区域。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属礼河社，明代《淇县志》中说：“淇园在县西北礼河社淇水之澳，卫人美武公之德赋绿竹为兴即此。至今民怀其惠不能忘也。”

漫步淇园旧址徜徉武公湖畔，记者仿佛穿越历史时空回到了“以白云为篱，以青山为屏，以风光云月为侣”的淇园美景之中，脑海中浮现出“有匪君子”卫武公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完美形象。

淇园当年有著名的“八景”，即“淇园翠竹”、“斐亭莲芳”、“群峰敛碧”、“列柿流丹”、“半岩风雨”、“曲径烟霞”、“一壶映月”、“双剑横秋”。而这“八景”中最能够体现淇园特色的还是竹子，所谓“绿竹猗猗”、“绿竹青青”、“绿竹如簧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在黄河乡鱼泉村，村民们告诉记者，听老人们说卫武公当年在思德河与淇河之间建造的淇园非常大，竹子特别多，鱼泉村一带为中竹林，由鱼泉村向西至思德河上游的黄洞乡付王殿村一带为上竹林，鱼泉村东边的庙口乡至高村镇一带为下竹林。上、中、下竹林沿思德河绵延20余公里。淇园的竹子尽管几乎绝迹了，但是他们前些年还挖出过竹根。

中国竹文化源远流长，卫

武公则开创了国人爱竹之风的先河。自打有了淇园以后，凡中国古典风格的园林中都少不了竹子，可以说是无竹不成园。

卫武公是卫国的一代贤明之君，他爱竹和植竹应当缘于他看中了竹子所具有的高风亮节。正如清代淇县令郭玥的《淇奥绿竹赋》所云：“既虚中以洞洞，复直外而亭亭；睇摇月而影秀，闻朔风而韵清；枝参天以玉润，叶映水而碧澄。尔乃高节克贞，介操不变，任彼繁华，由伊丽艳。历风霜之交加，阅寒燠之递禅，维终始之相符，备性情之至健，守哲人之端方，淑君子之令善。”

受淇园美丽迷人的景色所吸引，历代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曾纷至沓来饱览淇园秀色。公元82年，汉章帝慕淇园之名，率文武大臣前来观光，由此足见淇园的魅力。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畅游淇园后欣然赋诗：“驻马淇园春正琅，三山云外笑芙蓉。武公去后琅玕少，霁色猗猗入画中。”

“绿竹千年种，临流响卫都”。遗憾的是，曾经遍布淇园的翠竹今已清香不再。

淇园走向衰败当自汉朝始。史料中说道：“淇上多竹，汉世犹然，所谓淇园之竹是也。”可是，到了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黄河瓠子口（今濮阳西）已溃决23年泛滥不止，汉武帝刘彻亲自率领数万军民修堵，采用各种办法均不奏效，后来汉武帝命令“下淇园之竹以为榑”，最终才获成功。这次的黄河大决口让淇园的竹子大伤元气。

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，喜爱习武和射箭的河内太守寇恂“讲武嗜射，伐淇园之竹，造箭百余万”，淇园又一次遭到严重毁坏。后来淇园屡遭劫难，导致“今望淇川，复无此物”。

图①淇园竹林中的武公祠被淹没在武公湖下。

图②③④系资料图片，与本文无关。

